

「藏书文化系列研究」之一

藏书文化论集

陈德弟 范凤书 主编

天津出版传媒集团



天津古籍出版社

《藏书文化论集》

陈德弟 范凤书 主编

天津古籍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藏书文化论集 / 陈德弟, 范凤书主编. — 天津 :
天津古籍出版, 2013.6

ISBN 978-7-5528-0148-4

I. ①藏… II. ①陈… ②范… III. ①藏书 — 中国 —
文集 IV. ①G259.29-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120471 号

藏书文化论集

陈德弟 范凤书 / 主编

出版人: 张玮

*

天津古籍出版社出版

(天津市西康路 35 号 邮编: 300051)

<http://www.tjabc.net>

天津市天办行通数码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全国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 880 × 1230 毫米 1/32 印张 16.5 字数 350 千字

2013 年 6 月第 1 版 2013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528-0148-4

定 价: 32.00 元

弁 言

这是一部关于藏书文化研究的论文集。藏书文化的诸项探究，书中均有所论述，因此，这里就不再加以介绍和阐释了，读者如欲深入了解祖国传统学术——藏书文化的内涵、学术史、特点、研究意义、方法等，可细读本书相关论文及主编两部专著《先秦至隋唐五代藏书家考略》、《秦汉至五代官私藏书研究》^①中的“前言”部分，阅后，相信定会在藏书文化方面有不小的收获。

自从人类进入文明社会并产生档案文献之后，从文献记载角度讲，中国的藏书文化对研究中国历史具有决定性的作用。

历史本身不能再现。研究历史，了解历史，察看历史的遗迹，主要依靠传世文献的记述，辅以社会调查和考古发掘材料。因此，流传下来全方位、多角度记述历代社会状况的传世文献，就显得尤为重要了。如果没有文献，没有口耳相传的信息，没有考古发掘的材料，就无法研究历史。

历史研究有三大基础学科，即文献学、文字学、年代学，而藏书学由于是研究如何传承文献的学问，因此，更显其基础性之特点。当前，研究藏书文化虽然不是所谓的“显学”，但它很重要，应该给予应有的重视和地位。没有基础知识，何来“高端”学问？如果有，那也是悬在空中的楼阁，是经不起时间检验的。埃及的金字塔既高且稳，巍

^① 二书先后于2011年4月和2012年6月由天津古籍出版社出版。



然屹立数千年,屡经地震等自然灾害的考验,迄今岿然不动,缘于其基础夯得实、打得牢;参天大树,只有根深,才能叶茂,做学问亦需如此。

从事社会科学研究,其学科、学术确有“冷”与“热”之别,但并无“高”与“下”之分。“冷门”也好,“热门”也罢,都会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我们坚信,从事基础学科、学术研究,永远有意义、有价值,它是一切高端研究的坚固基石。所有能够提高全民族文化水平、启迪人类智慧、推动社会进步的学问,只要探究得深湛,“冷门”和“热门”二者的学术价值和学术前途,应该是同样的。总之,只要有意义,各门学科都需要有人研究探讨。

英国著名哲学家弗朗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1561-1626)说过,读史使人明智。是的,历史会反复演出许多相似剧情,从这点出发,故有“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之说,也正缘于此,所以历史可以借鉴,可以使人明智。

历史是由人创造的,也是由人撰写的,所以我们要深入探究古人的心路历程,尽量研透他们的思想,思想支配行动,行动导致结果,如此,我们对历史事件才能知其然、知其所以然,才能借鉴。史家撰写历史,由于受到方方面面的制约,因此,所撰历史,距离本真定会有一定、甚至许多失实,还有可能是赝品,这就需要研究者的睿智和慧眼,寻出真相,还原历史。所以,研究历史既是一项艰巨的事业,同时也是一项伟大的事业。

长时间地探究历史,历史上发生的那些惊天动地、波澜壮阔的事件,会令人惊叹唏嘘、荡气回肠,会使人洞悉人类之伟大与个人之渺小,会让人积累丰富知识和产生深湛思想,考虑问题周详、全面,分析问题深邃、透彻,看待事物客观、理性,描述事件严谨、准确,处理事情严肃、认真,会教人随时借鉴、“资治”,会培养人性格豁达、阳光,进而会参透人生之意义。

本《论集》共含六部分:综论、官府藏书、私家藏书、寺观藏书、书



院藏书和关于藏书文化的书评,每一部分又按实际阐述的内容先后顺序排列。六部分文章多寡不一,探讨私家藏书的论文多一些,书院的最少,这是应征者研究的内容不同所致。

所收论文,部分公开发表于国内学术刊物上,大部分是没有发表过的,于本书首次刊出。为了鼓励青年学生对学术研究的热爱,提高他们研究历史的兴致,更为了培养历史研究的后继人才,其中收录了几位研究生的习作,惟其习作,肯定会有这样或那样不成熟的地方,敬希读者谅解。

至于书中存在的体例、史料、论述和文辞诸方面的缺点和不足,也衷心希望通过本书的问世,得到藏书文化研究者和广大读者的批评和指正,主编应该并愿意承担全部文责。

2013年5月

目 录

弁言	(1)
----------	-----

传承中国古籍的四大藏书系统	陈德弟 (1)
---------------------	---------

我国古代藏书文化与出版	陈德弟 (26)
-------------------	----------

魏晋南北朝佣书业与藏书文化	陈德弟 (32)
---------------------	----------

十六国北朝的官私藏书	陈德弟 (43)
------------------	----------

隋唐五代藏书机构考	陈德弟 (56)
-----------------	----------

五代时期后唐官府藏书事业	陈德弟 (66)
--------------------	----------

藏书家的概念、定义、内含和界说	范凤书 (77)
-----------------------	----------

中国历代藏书家的面面观	范凤书 (86)
-------------------	----------

藏书家的苦心、痴心和壮心	范凤书 (98)
--------------------	----------

私家藏书的捐赠与豪夺	范凤书 (103)
------------------	-----------

中国私家藏书目录探考	范凤书 (109)
------------------	-----------

《先秦至隋唐五代藏书家考略》补考	陈德弟 (118)
------------------------	-----------

蔡邕藏书及其传递影响	范凤书 (135)
------------------	-----------

东晋南朝兰陵萧氏门风演变与藏书活动	李荣华 (139)
-------------------------	-----------

北魏宗室藏书与著述	何冰清 (150)
-----------------	-----------

萧梁藏书家、目录学家阮孝绪和刘杳的缙素情谊	王宇英 刘艳艳 (155)
--------------------------------	---------------

唐代丹徒藏书家马怀素	陈德弟 (161)
------------------	-----------

唐代韦景骏、韦述父子的藏书与学术	程 霞 (169)
------------------------	-----------

唐代“张家三相”的藏书旨趣	何先成 (184)
---------------------	-----------



眉山苏氏父子也是藏书家·····	范凤书(189)
临海历史上的藏书家·····	张明君 彭春林(192)
宋元时期安阳的韩氏藏书·····	范凤书(200)
明朝以前江苏藏书家藏书的社会风气·····	王桂平(207)
清代私家藏书与学术发展之互动关系·····	陈东辉(213)
《文献家通考》订补·····	陈德弟(225)
清碑传集与清代私家藏书·····	张延昭(269)
清初藏书家兼刻书家高承埏·····	马晓亭(273)
藏书家孙从添及其《藏书纪要》·····	范凤书(279)
沈彩的藏书、抄书与刻书·····	凌冬梅(284)
清中期萧山五大藏书家·····	梁启东(294)
洪颐煊的“小停云山馆”·····	徐 雁(313)
苏源生著书、刻书、藏书考·····	范凤书(328)
目录学家、藏书家姚振宗·····	范凤书(335)
缪朝荃的“东仓书库”·····	徐 雁(339)
河南近代大藏书家蒋藩梧荫楼藏书·····	范凤书(357)
中国古代佛教寺院藏书在中国文化史上的贡献·····	徐建华(361)
魏晋南北朝寺院藏书·····	陈德弟(368)
魏晋南北朝道观藏书·····	陈德弟(378)
从岳麓书院藏书看中国书院藏书的特点·····	刘 平(386)
《秦汉至五代官私藏书研究》评介·····	侯春光(397)
陈德弟著《先秦至隋唐五代藏书家考略》评介·····	程 霞(401)
《先秦至隋唐五代藏书家考略》评介·····	聂凌睿(409)
评范凤书先生的《中国私家藏书史》和《私家藏书风景》·····	荣方超(417)
《中国著名藏书家与藏书楼》推介·····	徐 雁(424)
评《宋代藏书家考》和《近代藏书三十家》·····	范凤书(427)
《安徽藏书家传略》读后·····	徐 雁(431)
读《鲍廷博藏书与刻书研究》·····	蔡思明(434)
后记·····	(439)

传承中国古籍的四大藏书系统

陈德弟

中华民族,历史悠久;中华文化,博大精深;中华典籍,浩如烟海。中国几千年来,历遭磨难,几经沧桑,都顽强地挺过来了。中国的历史记录,从未间断,清晰地记述了我们的祖先创造自己文明的过程;中国的古籍文献,屡遭浩劫,但在华夏儿女的保藏、传承下,愈加孳乳繁富。历史充分证明,中华民族是一个自强不息的民族,具有勤劳、勇敢、坚韧、睿智、崇尚文化的伟大品格。

一

我国流传至今的各类古籍^①,据有关专家估计,大约在八万至十五万种^②之间,这些无法准确统计的古代文献,承载着五千年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记录了我们的先人在中华大地上生生不息、不断解

① 我们所说的古籍,是指公元 1911 年以前用文言文、繁体字所刻、写的反映和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的文献资料和各类书籍。

② 方厚枢先生在《光明日报》(1962.3.6)上撰有《从目录学入手》一文,其中估计“大约有七、八万种之多”,吴枫先生在其所著的《中国古典文学》(齐鲁书社 1982 年版)第一章第二节“文献积累”中再做估计,说“现存古典文献不能少于八万种”,韩长庚先生在《中国编纂文集之始和现存最早的诗文总集〈昭明文选〉的研究与流传》一文中又作估计说:“中国古代文献包括现存的和有目无书即散佚的,大概不下十五万种,而其中尚存世流传可供披览检证的,也仍在十二万种以上。”(《韩长庚文集》,岳麓书社 1995 年版),而杨殿珩先生在《北图通讯》1979 年第一册上所撰《谈谈古籍和古籍分类》的文章,更估计在十五万种左右。



放自身、走向文明的过程,记录了他们锐意变革、百折不挠、推动社会向前发展的历程,记录了他们嘉惠世界、至今为世人称奇的伟大创造,培育出无数的哲学家、思想家、政治家、史学家、军事家、文学家、医学家、高僧道师、能工巧匠,由此而汇聚成一部中华民族波澜壮阔的成长和发展史。那些充满睿智的哲学、军事著作,那些完备、深刻的伦理道德经典,那些厚积成败、借鉴资治的各类史籍,那些精彩纷呈的文学、艺术杰作,那些超越时代的科技、工艺著述,那些治病救人、措理奇特的医籍药典,那些劝人向善、祈望寿康的佛、道经藏……无不包含着华夏儿女的聪明才智。这些古代文献,历经千百年时空的转换和改朝换代的巨变,历经无数次兵燹和自然灾害的劫难,能够顽强地繁衍生息并薪火相传,这简直就是一个奇迹。

那么,它们是怎样被保藏、传承下来的?在我国古代,这些典籍文献是靠官府藏书、私家藏书、寺观藏书和书院藏书这四大藏书系统传承的,其中官藏和私藏居主导地位,传承着华夏的文明。

我国自古就有重视藏书的传统。所谓藏书,就是收藏典籍文献,它是人类进入文明社会之后的一种文化活动。我国上古时期,自从典籍产生之后,便有了保藏之举,故“藏书”一词早在先秦就已出现。随着社会的进步、政治的需要、经济的发展、文化的繁荣和书籍本身形质的变化,藏书活动由所有者最初的简单保藏、以备平素阅读和需要时查阅的一种行为,逐渐演变成一种十分复杂的文化活动,包括搜求、典藏、整理、鉴别、分类、编目、传授、研究、批注、题跋、纂辑、刊刻、流通、利用、出售等等,它涉及了典籍文献的方方面面,在长期的收藏过程中,逐渐形成了藏书文化,它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千古文明滥觞于官藏,传世和出土的先秦文献所记证明了这点。在上古时代,最早拥有文化的人是统治者及其辅佐官员,如国君、各级贵族和辅助人主治理国家的卜祝、贞人、史官等等,这些辅弼人员将君王言行和重臣讲话以及国家所颁布的律令文书等记录



下来之后,弃藏于官府,以备稽考借鉴^①,他们是中国最早学术文化的创建者,其学术文化活动亦均在各级官府中进行,出土的商代甲骨文、先秦金石文、传世文献《尚书》、《左传》等经史中的有关记载和《汉书·艺文志》(以下简称《汉志》)中所述诸子百家学派出于王官就是最好的证明^②,正因为他们拥有文化,所以才垄断了典籍文献^③。

我国上古时期,文字刚产生且能组字成文后不久,政府便有了保藏档案文献的举措,如河南安阳小屯村集中发现的带有文字的甲骨就是明证,正如《墨子·兼爱下》所云:“书于竹帛,镂于金石,琢于盘盂,传遗后世子孙者知之。”同书《天志下》又云:“书之竹帛,藏之府库。”但“藏书”作为一个术语,则是在战国末期出现的。《庄子·天道》中说:“孔子西藏书于周室,子路谋曰:‘由闻周之征藏史有老聃者,免而归居,夫子欲藏书,则试往因焉。’”《韩非子·显学》中亦云:

① (唐)魏徵等撰:《隋书》卷三三《经籍志》曰:“古者朝廷之政,发号施令,百司奉之,藏于官府,各修其职,守而弗忘。”中华书局1973年版,第967页。下引此书,版本皆同,不再注明。

② (刘宋)范晔撰:《后汉书》卷四〇上《班彪传》云:“唐虞三代,《诗》《书》所及,世有史官,以司典籍。”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1325页。下引此书,版本皆同,不再注明。又,(东汉)班固撰:《汉书》卷三〇《艺文志》云:“儒家者流,盖出于司徒之官……道家者流,盖出于史官……阴阳家者流,盖出于羲和之官……法家者流,盖出于理官……名家者流,盖出于礼官……墨家者流,盖出于清庙之守……纵横家者流,盖出于行人之官……杂家者流,盖出于议官……农家者流,盖出于农稷之官……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728~1745页。下引此书,版本皆同,不再注明。又(清)章学诚在《章氏遗书·与孙渊如观察论学十规》中亦云:“春秋以前,凡有文字,莫非官司典守,即大小术艺,亦莫非世氏师传,未有空言著述,不隶官籍,如后世之家自为书者也。”

③ 金毓黻撰:《中国史学史》谓:“古代学在王官,典籍为史官所专掌。”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27页。下引此书,版本皆同,不再注明。又,龚自珍撰:《龚自珍全集·古史钩沉论二》谓:“《礼》也者,一代之律令,史职藏之故府,而时以诏王者也。”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21页。又,李宗侗撰:《中国史学史》谓:“古代王国典册皆掌于王官;列国者掌于列国之官吏;下至大夫,其家族的典册,亦为其族所私有。非官吏非独不能掌理,且不能学习,且亦无从学习。学必有师,师皆是贵族官吏,亦不肯授于外人。”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5页。又,张尔田撰:《史微》谓:“诸子皆先王专官典守之遗,其始道术聚于职掌。”上海书店出版社2006年版,第19页。



“藏书策、习谈论、聚徒役、服文学而议说。”同书《喻老》中又曰：“王寿负书而行，见徐冯于周涂。冯曰：‘事者，为也。为生于时，知者无常事。书者，言也。言生于知，知者不藏书。今子何独负之而行？’于是王寿因焚其书而舞之。故知者不以言谈教，而慧者不以藏书箴。”这说明，当时藏书活动在社会上正逐渐流行开来。

图书是文字、知识和信息的载体。自从文字产生之后，拥有文化者便把许多社会活动契刻或记录在不同的载体上，如甲骨、钟鼎、陶器、玉石等，于是就形成了档案文献，人们有时把它们称作初始图书。严格地讲，这些刻有文字的文物，还不能算做正式图书，图书和档案最根本的区别，就在于图书具有流通和传播知识的功能，而档案则否。

“图书”一词，最早出现在古籍《韩非子·大体》中：“豪杰不著名于图书，不录功于盘盂，记年之牒空虚。”^①由此可见，战国末期，普世对图书概念的理解和我们今日已相差无几了，这说明当时图书的功能已趋于成熟。

我国的史官及其记言书事制度，早在先秦时期就已建立起来了，而且还较为健全，保藏、整理、归类君王诰命、要臣讲话、国家颁布的律令文书和从民间采集来的歌诗等典籍文献活动也随之展开^②。

我国上古时期“学在官府”，惟官有学有书，学术政教皆在官府，而民间则无之，千古文明开官藏^③，中央和地方诸侯藏有图法、典籍以及祭祀时所用的礼器，文化和法典是他们权力的一部分，成为他们掌控社会的工具。

① 所有与文献学有关的著述，甚至在国际互联网上，皆云“图书”一词，在中国古籍中出现最早者是《史记·萧相国世家》：“（萧）何独先入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图书藏之。”此学者失察也。

② 请参考刘渝生撰《中国藏书起源史》，江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12月版。

③ 《文史通义校注·诗教上》云：“古未尝有著述之事也，官师守其典章，史臣录其职载。文字之道，百官以之治，而万民以之察，而其用已备矣。”



此后,历朝政府一经建立,治国举措之一便是:辟场地以聚群书,为藏用而设机构,邀学者校讎探研,编目录以防亡佚,撰史籍借鉴资治,刻群籍以广传播。因此,官藏成为传承中国典籍的第一大藏书系统。

纵观官藏发展史,我们总结出六大特点:第一,历史悠久。上古时代,因为“学在官府”,普通庶民不识字,没有文化,所以官藏是中华文明的开端,是藏书文化之源。第二,政治色彩浓郁。从官藏伊始,历代君王就高度重视,躬亲参与构建培植,从典籍文献鸠集、皮藏到整理、编目,再到借鉴资治、流通、编纂、刊刻等等,每个环节皆有最高统治者的关注参与,故其事业之发展与政治密切相关。第三,历代官藏数量巨大,无有匹敌。执政当局力量强大,可以举全国之力,聚书、校书、编书、刻书,藏书之处常为学术文化中心,其他三大藏书系统无法相匹,所以官藏成为传承中国典籍文化的主流。第四,历代官藏成为培养人才的沃土。官藏数量巨大,种类繁多,管理完善,各种条件皆很优越,历代政府屡招社会精英到政府著书、校书、编书,因此培养出一大批文彦才俊。第五,随着社会的进步、文化的发展,历代官藏所衍生的文化元素也日益丰富,从而为其他藏书系统所借鉴。第六,历代官藏贮藏集中,多藏易于发生动乱的政治文化中心——京师,因此屡遭浩劫,隋朝牛弘的“五厄”^①说,明代胡应麟的“十厄”^②论,所述皆为官藏遭遇劫难之事。

二

我国第二大藏书系统是私家藏书,私藏晚于官藏,它开始于春秋后期。随着时代的发展和政治生态的变化,随着新旧势力的此长

① 《隋书》卷四九《牛弘传》,第1297~1300页。

② (明)胡应麟等撰,王岚、陈晓兰点校:《经籍会通》(外四种),北京燕山出版社1999年版,第10页。下引此书,版本皆同,不再注明。



彼消,到了春秋后期,一些拥有文化的贵族没落了,一些新生势力诞生了,夏、商、周三代“学在官府”的局面逐渐被打破,“学在私门”即私人传授文化现象出现了,文化开始下移,一些没落的、拥有文化的贵族和他们的后裔,走向民间,开始传播文化,其中孔子是他们的典型代表^①。孔子在这场文化下移的变革中,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他创办私学,广招生徒,亲编教材,庋藏书籍,成为中国古文献中有明确记载的、确有其人其事的第一位私藏家^②。春秋末期,“学在私门”越来越普遍,拥有文化的人也越来越多,人们有了文化,如同有了自己的财产,就想在自己的家族中长期保有它,传承它,成为高贵的家族,为日后步入仕途储备条件。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只有多识字、多读书、多藏书才可以,于是私藏便逐日多了起来,并且发展得很快。

战国时期,士人思想解放,诸子蜂起,纷纷著书立说,形成百家争鸣的局面,于是催生了一批藏书家,典型代表有墨子、惠施、苏秦、吕不韦等。秦朝焚书禁学,以吏为师,对私藏给予了沉重的打击。汉兴,改秦之弊,除挟书之律,独尊儒术,通经取仕,刺激了士人,使私藏有了长足的进步,表现在人数和藏量上较先秦都有显著增加,阳庆、刘德、刘安、驷先生、刘向、梁子初、杨子林、班固、曹曾、郭泰、郑玄、蔡邕等皆富藏书,尤其蔡邕,他是正史中明确记载的第一位藏书近万卷的藏书大家。

① 《文史通义校注·经解上》云:“三代之衰,治教既分,夫子生于东周,有德无位,惧先圣王法积道备,至于成周,无以续且继者而至于沦失也,于是取周公之典章,所以体天人之撰而存治化之迹者,独与其徒相与申而明之……官师既分,处士横议,诸子纷纷,著书立说,而文字始有私家之言,不尽出于典章政教也。”

② 目前,还没有一个为学术界公认的、准确的“藏书家”的定义。清编《四库全书总目》卷首,录有乾隆皇帝三十九年(1774)七月二十五日一则圣谕,内有“著通查各省进到之书,其一人而收藏百种以上者,可称为藏书之家,即应将其姓名附载于各书提要末。”范凤书先生在《私家藏书风景》(河北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有《关于藏书家漫思》一文,说:“达到可观超常量的收藏或特殊系统的收藏,在整理研究上有一定的水平,即可称为藏书家。”秦汉以降,由于传世文献记述私人藏书情况之用语十分复杂,所以实难给“藏书家”下一准确定义,这个问题还需学界做进一步探讨。



进入魏晋南北朝,私藏文化得到较快发展。是时,藏书家人数众多,藏书量前所未有,藏书文化内容丰富,学术成果异彩纷呈。这时私藏家有上百人之众^①,藏书达万卷以上的共有十四人,著名学者向朗、张华、范蔚、萧统、沈约、崔慰祖、陆澄、任昉、王僧孺等人皆藏书富赡,其中有的人将自己所藏对外开放,如三国蜀之向朗,“积聚篇卷,于时最多。开门接宾,诱纳后进”^②;晋之范蔚,家藏七千余卷,“远近来读者恒有百余人,蔚为办衣食”^③;南齐崔慰祖聚书万卷,“邻里年少好事者来从假借,日数十裘,慰祖亲自取与,未常为辞”^④;北魏的元晏、高闾、魏收等人亦是如此。同时他们还频校所藏,除其谬误,以嘉惠后学。

隋唐时期,私藏文化得到全面发展,统治者的崇文政策,教育的普及,科举取仕的政策导向,雕版印刷的发明和使用等等,使这一时期逾万卷的藏书家增至四十余人^⑤。他们建造藏书楼,所起楼名包含丰富文化内涵;增置副本,以适应不同需求;钤盖藏书印,以示所属,并希望垂名久远。

以上为写本时代的私藏情况,随着雕版和活字印刷技术的发明与广泛使用,五代以后,我国进入了印本时代,私藏得到进一步的发展。

两宋崇尚文化,尊重文人,在科举制度和发达的商品经济推动下,私藏遍地开花,藏书家人数和藏书数量都超过了以往的朝代。到

① 范凤书撰:《中国私家藏书史》(修订本),大象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21~30 页。按:这个数字并不准确,除史籍中有漏收者外,未将佛典、道籍、墓志中记录的藏书家统计在内。

② (西晋)陈寿撰:《三国志》卷四一《蜀书·向朗传》,中华书局 1959 年版,第 1010 页。下引此书,版本相同,不再注明。

③ 《晋书》卷九一《范平传》附《范蔚传》,第 2347 页。

④ (萧梁)萧子显撰:《南齐书》卷五二《崔慰祖传》,中华书局 1972 年版,第 901 页。下引此书,版本皆同,不再注明。

⑤ 有充分史实证明这点,可以讲,传统说法是不正确的。参见拙作《先秦至隋唐五代藏书家考略》一书,天津古籍出版社 2011 年版。



了元朝,尽管有所萎缩,而进入明清时期,又得到全面的发展,达到了古代的最高峰。

私藏与官藏相比,除了个别时期、个别藏书家外,从整体上讲,就弱小多了,无法比拟,但它也有自己的优势。首先,这些藏书家、藏书爱好者皆为自觉自愿之人,他们对书籍有着特殊的感情,甚至寄情一生,痴迷程度诚如南宋藏书家尤袤所云:“饥读之以当肉,寒读之以当裘,孤寂读之以当友朋,幽忧读之以当金石琴瑟也。”^①他们可以舍弃一切来购置和保藏图书,例如秦末的伏胜、孔腾等人,在秦始皇“焚坑”、禁书禁学之时,勇冒杀头风险,违抗“挟书”诏令,于墙壁间秘藏自己心爱的书籍,为我国典籍在民间的流传保存了珍贵的种子。在中国私家藏书史上,有过许多藏书家痴迷书籍感人至深的传奇,有过许多藏书家倾家荡产获取善本的佳话,有过许多藏书家开办私学提供食宿的惠人奉献,有过许多藏书家斥巨资出版典籍的泽世义举,藏书教化成了他们一生中的全部事业,这期间,发生过多少动人的故事已无法知晓。其次,他们人数众多,星罗棋布,分散全国各地,所藏又各有侧重,不尽相同,尽管他们的藏书也难免遭遇天灾人祸,但不至于像官藏那样全部、彻底毁灭,如秦皇焚书而书未绝,原因就在于此^②。再有,他们普遍藏书量小,积聚、转移、保藏都较为容易方便,遂使许多珍本、善本、孤本被传承下来。最后,有些藏书家家道中衰,不得已藏书流散,而被后起者收购保藏,薪火递传。如唐代大藏书家李泌,插架三万卷,其家衰落后,许多藏书被朱庆馀收购传承。在中国历史上,历朝历代屡屡向天下征书,献书者大多是私人藏书家和藏书爱好者,更有个别时期,封建官府依据私藏来撰写官书,如西晋藏书家张华,《晋书》本传记其“雅爱书籍,身死之日,家无余财,惟有文史溢于机篋。尝徙居,载书三十乘。秘书监挚虞撰定官

① (宋)杨万里撰:《诚斋集》卷七八《益斋藏书目序》,《四部丛刊》本。

② (西汉)司马迁撰:《史记》卷一五《六国年表序》云:秦焚天下书,“《诗》《书》所以复见者,多藏人家。”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686页。下引此书,版本皆同,不再注明。



书，皆资华之本以取正焉”。还有的封建政府，直接派人到藏书家家中索取书籍，以充实官藏，如萧梁时期的藏书家任昉卒后，“高祖使学士贺纵共沈约勘其书目，官所无者，就昉家取之”^①；再如五代时期南唐的私藏家鲁崇范，“烈祖初建学校，丁乱世，典籍多阙，旁求诸郡。崇范虽窳，九经子史，世藏于家。刺史贾皓就取进之，荐其名，不报，皓以己缗偿其直。”^②鲁崇范比上述二人幸运些，所藏被征还得到一些补偿。由此可见，私藏在藏书史上所起的重要作用。由于这些优势，加上它的快速发展，就使私藏成为了传承中华典籍文献的又一主流。

上述私藏的优势，我们只是从购置、保藏、传承典籍文献这个角度而言，其实，在中国古代社会，私藏对中华文化还有一大贡献，那就是“对外开放”，换句话说，就是他们将自己的藏书供人阅览和出借。我们知道，中国古代的官藏，虽然藏量很大，藏地条件也很好，有“老氏藏室、道家蓬莱山”^③之称，但是，那是皇家、贵族、高官提高文化、研讨学术的“秘阁”，是“秘而不宣”的，并不对外开放，普通学子是借阅不到的。私人藏书则不然，且不说多数藏书家之间相互借阅交流，单说那些开明的私藏家，不仅开放自己的藏书，主动供人阅览，更有甚者，他们还向贫穷学子提供食宿、衣物等项，以赞助这些贫而好学之士读书究学。现仅举写本时代藏书家为例，就有三国时刘蜀的向朗，《三国志》本传说他“积聚篇卷，于时最多。开门接宾，诱纳后进”；晋朝的范蔚，《晋书·范平传》附《范蔚传》载：蔚“家世好学，有书七千余卷，远近来读者恒有百余人，蔚为办衣食。”南齐的崔慰祖，《南齐书》本传载：慰祖“聚书至万卷，邻里年少好事者来从假借，

①（唐）姚思廉撰：《梁书》卷一四《任昉传》，中华书局1973年版，第254页。下引此书，版本皆同，不再注明。

②（赵宋）马令撰：《南唐书》卷一八《鲁崇范传》，见傅璇琮主编《五代史书汇编》（玖），杭州出版社2004年版，第5377页。下引此书，版本皆同，不再注明。

③《后汉书》卷二三《窦章传》，第822页。